

【姬屋藏郊】一音断弦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74640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374640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, 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姬屋藏郊 , 姬发/殷郊
Character:	姬发 , 殷郊 , 崇应彪 , 姜文焕 - Character , 殷寿 , 苏妲己 - Character , 姜王后 , 鄂顺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袖手天下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15 Words: 4,065 Chapters: 1/?

【姬屋藏郊】一音断弦

by [Theodoresky](#)

Summary

本文为殷郊视角
大量经历捏造

“你的父亲是大英雄。”

殷郊枕在母亲的膝头，阳光穿过合抱槐树浓密的树冠和槐花一同散落，细小的花朵落在琴弦上，仿佛忍受不了风的威压，散作几瓣。他伸手勉强能碰到最近的一根弦，只需轻轻一勾，那脆响如同昆山玉碎。姜夫人握住他的手，收到胸前，殷郊面容像他父亲，十岁的孩子有十二岁的手，手心总是凉的：“他终于平定了南方的叛乱，再过些日子就要回朝歌、回家来了。”

“母亲。”和成汤子孙瞳色多数泛灰不同，殷郊眼睛的深黑是姜家的深黑，专注时能看见粼粼波光。姜夫人说殷郊的眼睛像海，她的故乡东鲁的东边便是海。殷郊从未去过东鲁，也未见过海，只知道海要比河宽广得多，看不到边际。他甚至从未离开过朝歌，只在小臣的口中听过无数次天下的故事，天下是殷商的天下，是他祖父的天下：“既然祖父是天下共主，为何还有叛乱？”

姜夫人扶着殷郊的肩膀，少年人一半的身体倚在她的臂弯：“因为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的地位，不愿意接受大王做他们的主人。”

“所以祖父要父亲讨伐他们。”殷郊抬起脸，眉目如星，脸庞就像盛开的槐花一样光洁。

“不是大王要你父亲讨伐他们，而是天道要你父亲讨伐他们。”姜夫人捻起一缕黑发顺到殷郊的耳后，素白的手扶住小王孙的脸侧。殷郊接住她的手，藏一半脸在母亲掌中，温顺得像是花苑中圈养的鹿。姜夫人拥住他，如同是拥住一树槐花：“天道规定了每个人的位置，就像你的祖父和伯父，他们生来就是要做这天下的王；我的弟弟，你舅舅，生来就要做东

伯侯，统领东边两百诸侯臣服大商；尹、宰、卿事……乃至侍卫、侍女、猎户、农夫，他们都有自己的位置，做自己的事。若是有人不行自己的事，觊觎他人的位置，你父亲就会为他们带去天命的惩罚，这就是他要做的事。”

殷郊眨了眨眼睛，睫毛扫过姜夫人的指尖：“父亲离开三年了，他还认得出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”姜夫人一只手解下殷郊发间的簪子，与眼睛一样的深黑的头发便从她指缝间流过：“你是你父亲的孩子，他认得出你。”

殿中央的男人是他的父亲。殷郊拨动第一根弦，他先是跟着母亲学琴，而后跟着师延学琴，音律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，经过一番轻拢慢捻就像是河一样流淌，路过朝歌外褐黄色的土地，朝着母亲说的海奔腾而去。身为人子，他理应让父亲感到愉悦。殷郊悄悄朝着台阶上看去，男人穿着一件深红色的上衣，握着酒杯，看起来喜不喜欢他弹奏的曲子。

“不错。”殷郊听男人说，嗓音有点怪，不知道是因为劳累还是脖颈受了伤，殷郊差点没听懂。他从母亲的琴边站起来，再深深跪地行一个礼，额头触到地。没过一会儿，他的视线里出现了一只黑色的鞋子，殷寿扶住他的手肘把他从地上拉起来。他懵懵懂懂地撞进王次子的眼睛，蓦然发觉，他的父亲如此的高大、英武，像山一样。殷寿打量三年未见的儿子，就像是打量他手下的兵：“但也只不过是小巧而已。”

殷郊不知所措，愣在原地。殷寿转过身拿了一个头骨作底的杯子，侍女低着头从陶罐里舀出酒来填满，镶金的边缘抵住了殷郊的嘴唇。殷郊想要接过父亲的杯子，殷寿只是手腕微微用力便轻而易举撞开他的手，酒液一滴都没洒出来，杯子又回来了：“喝了。你要做我的儿子，做大商的儿子。”

那是殷郊第一次喝酒，混着血的味道。

父亲不走了。

“你想去看海？海在这里，你母亲的家也在这里。”殷寿随意一指，重楼仿佛自他手底下拔地而起。在朝歌城的一侧，天下寰宇被缩小了，摆在地上，一般的东南西北，整整齐齐列着。这里不久之前还是一片荒地，如今每一寸天空都被四阿重屋檐遮得密不透风，殷郊顺着父亲的手指看去，青色华盖马车巨大的轮毂辘辘，在干燥的地上留下两道深深的车辙。铜叩门开，白裳青袍的小孩需要扶着内侍的手才能迈步下车，对殷寿和殷郊行礼时，腰弯得很低。

“现在海走到你面前了。殷郊，你还认得他吗？”

“姜文焕，舅舅的儿子。”殷郊仰起脸回答。

“错，是东伯侯送来的质子。”殷寿并未低头，如虎豹的灰眼看着远方，越来越多的马车涌入，汇聚一片青色的海。“就如同——你不是我的儿子，而是大商的质子。”他放一只手在殷郊的肩上，用力钳住少年肩膀，好像就打算这么捏碎薄薄肌肉包裹保护的骨骼：“从今日开始，我不再是你的父亲，你得自己赢得做我儿子的权力。”

换成四方八百诸侯送质子来。

陆陆续续，北伯侯崇侯虎送来了排行第三的儿子，不出半个月，南伯侯鄂崇禹的红色马车也停在庭院，质子旅逐渐拥挤，每天都有人哭有人笑，殷郊需要一遍又一遍记住他们每个人脸，记住他们的家乡，记住他们的父亲是谁，然后再尽数忘记。殷郊很快从中找到乐趣，转头又把这种乐趣扔到一边。

在殷郊的记忆里，殷寿从不说谎。他说他不是殷郊的父亲，他就不会是殷郊的父亲。他操练殷郊和他操练其他质子一样凶狠。挨罚对殷郊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完不成日课要挨罚，没能遵守纪律要挨罚。其他质子远远站着看他受罚，有时和他一起受罚。他们大多数是被父母抛弃的孩子，踏出家门的那一刻已经与死人无异，只有少数渴慕朝歌的繁华，但无论哪一种都没打算和王孙称兄道弟。他们观摩殷郊，揣度鞭打之后留下的伤口，衡量这究竟是真实的苦痛还是一种血淋淋的安抚，好像要从他赤裸的脊背上找到在朝歌生活的法则。

他们很快就找到了。在夜晚的营火旁，殷郊总是一遍又一遍说着母亲告诉他的话，他父亲是个大英雄。打过多少胜仗、平定过多少叛乱，殷郊不断重复着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，和他差不多年纪半大的孩子总是轻而易举被火和硝烟吸引，又被温暖的光捕获。

我是父亲的儿子。每一个薪火熄灭的夜晚，殷郊都在心里默念。我要做父亲的儿子。他刻意忘记姜夫人落在他伤口上的忧虑眼神。母亲太容易担忧了，殷郊枕着自己的呼吸声想，要少回家，少让母亲担心。

与过去割裂开来终于给了殷郊新生，他的手比起弹琴更适合拿弓握剑。他习惯用大腿夹住马背，从容地抽出羽箭搭在弓上。弓弦比琴弦硬得多，贴在脸边上像是刀的侧刃，殷郊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打了个哆嗦，很快又调整呼吸，瞄准草人。

羽箭破空，但不是殷郊的羽箭。一个扎着蓝头巾的打马错身，特意回头看他。崇应彪，殷郊记得他的名字，他带来的东西里有一张很漂亮的虎皮，眼睛却像是饿久了的狼。

殷郊没有射中自己的草人，崇应彪射中了两个，都要受罚。殷郊习惯崇应彪时不时给他找点麻烦，试探他的底线，就像一只狼到了一片森林要确认是否有比他更凶狠的猛兽。但他的确对自己感到恼火，他不应该走神的，他原本可以赶在崇应彪之前射出那支箭。

可就连受罚也是崇应彪完成得更快，殷郊抬手用袖子蹭掉额头的汗。他持弓的那只手麻木到没有知觉，拉弓的那只手却刺痛到发烫。

“殿下，那把弓对王孙来说太重了，”内侍忧心忡忡侍立在侧，既不敢替殷郊求情又不敢不替殷郊求情：“再练下去会伤到背脊。”

“长于妇人之手才会如此孱弱。”殷寿冷冷地说，“若是这都完不成，他就不配做我的儿子。”

新的汗珠划过额头，落了一颗进殷郊眼睛，疲累的马也厌倦在狭小的校场打转，不耐烦地打着响鼻，连带着差点把他主人一同掀落。殷郊听见自己的呼吸乱得像是祖父帝乙随意掷出去的一把玉珠，落在大殿玄色的地砖上，滚到看不见的地方。他只差最后一箭，黄昏替他换了黄金的箭头，风在他耳边许诺带着它去他想去的地方，脱力的手指在颤抖。

突然另外一匹马跃入校场，仿佛蹄下踩着雷霆。马背上同样是个男孩，手里握着一张褐色的木弓，两端用铜装饰着飞鸟的羽翼，眼睛亮得像是火把。他稳稳地拉开弓弦，飞矢穿过尘土牢牢钉在草人上。殷郊看着那匹雪白精瘦的马匹嘶鸣着抬起前蹄，男孩敏捷地抓住缰绳，铜衔束勒马嘴，白马轻巧转身，马上人也跟着转过身，露出头发乱糟糟的后脑勺。

好漂亮的一箭。殷郊心想。内侍却管不了这么多，哆嗦着数了箭，佝偻着身体呼喝让人牵过王孙的马，跪在地上毕恭毕敬等着殷郊踩着木盘下马：“总算完了，王孙快点换衣裳吧。”

殷郊还想回头看看白马和那双火把似的眼睛。“快去吧。”内侍不敢高声，只好又催促道：“大王那儿等不得。”

帝乙的确等不得，殷郊尚未踏入大殿，编磬、排箫与铜鼓充作一律钻入他耳朵。还未入夜，舞姬裙裾像是滩涂上的白浪，腰肢如同风中芦苇，美酒琼浆从伯父殷启的杯中溅出，弄脏鄂夫人的衣裙。帝乙浑浊的灰眼睛乐呵呵看着长子荒唐。殷郊挨着母亲跪坐。姜夫人

侧过头，伸手捉住殷郊的手，摸弄手背手心凹凸未平的伤痕，发间的配饰不曾相碰发出一点声响：“等会儿坐车回去吧，”交叠的手向下压了压殷郊酸疼的大腿，姜夫人声音柔婉：“明日还要操练呢。”

藕荷色的马车在街角便停下了，侍卫打开车门目送殷商王孙的背影没入漆黑，质子旅的营地宛若四只沉睡的巨兽拥着中央的饕餮。

宫车远去，车轮滚滚之声淹没在营火边质子喧闹中。几个男孩正光着上身赤膊打架。殷寿认为身为男子当有血勇，所以质子旅不禁斗殴，也无所谓身份高低，只凭拳脚说话。一切都那么的原始、粗野，锦衣华服、玉环鸣响的殷郊和这里格格不入。

他朝着自己的屋子走去。四方诸侯分别占据了四所连片的屋宇，殷郊见过里面的排布，五排通铺横贯整个屋子，不曾有一点隔断，质子们入睡必须得胳膊挨着胳膊，腿碰着腿。殷寿把他从商王的楼宇宫阙带出来，却没有给他准备住处。殷郊一个人西边睡了几天后，帝乙突然不知怎么地又想起孙子来，这才在东南两处中间给他加盖了一座小小院落，送来的内侍却被殷郊尽数送回。

殷郊现有些后悔，他身上的衣服一层叠一层，穿上去容易，等要脱的时候就变得难缠。他索性不管它们，只穿着中衣出来打水。夜深天昏，质子们都回各自的居所准备睡觉，每天的日课极为消耗精力。只有一个傻的，愣愣地站在营火前发呆，听见有人走近，抬起脸。殷郊看见那双像火把的眼睛。

“你要去打水吗？”男孩不认识殷郊，指指自己脚边的木盆：“我们一块吧。”

“你和他们打架了？”看他脸上破了两处，下巴上一道还在往外渗血，殷郊装作不经意问道。

男孩绷紧了肩背，神色戒备而警觉，他的眼睛很圆，嘴巴不自觉地嘟起来，透出几分固执的模样：“崇应彪，他的父亲是北伯侯崇侯虎。”

“你们为什么打架？”殷郊边走边问。

男孩犹豫了一下，小跑着跟上来：“我打水回来，他非说我身上有股臭味，我就把水泼他脸上了。他不服，叫人把我的铺位淋湿了。我们就打了一架。”

“那你又是谁的儿子。”殷郊弯下腰，月光下穿营地而过的小溪跳跃着清浅的光，他把木盆放下去。男孩摸索到他身边，学着他弯下腰去，也放下木盆：“我是西伯侯姬昌的次子，姬发。”

“我记住了，”木盆吃饱了水有些重，殷郊端起来，摇晃的水洒出一点打湿了他的鞋袜：“姬发，你铺盖都湿了晚上睡哪里呢？”

姬发叹了一口气，想要挠挠鼻子，险些打翻辛苦端着的木盆：“不知道，实在不行篝火边上睡一夜，再不然去外面找棵树，不下雨就成。”

“要不和我挤一晚上算了，明天再收拾你的东西。”殷郊提议道。

“挤得下吗？”姬发一愣，他没想过还有这一条出路，身体忍不住往前倾，殷郊又正好停住脚步，两人差点撞个满怀。看姬发的脸凑得那么近，殷郊也是一愣，顿了顿才说：“我没和人一起睡过，睡着了踢到你我不管。”

姬发显然很开心，嘴巴咧开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：“我在家有时候会和我大哥一起睡，他说我睡着了就像只猪，一动不动的。我弟弟非说不像——猪还会打哼哼呢！”说完，径自笑起来。

殷郊看着他笑，不知道为什么也想笑。大概有些人开心的时候就会让身边的人也开心。姬发圆圆的眼睛眯起来，又像弓又像月亮。殷郊忍不住问他：“姬发，你为什么到朝歌来？”

第一次，这个问题被没有疑虑、忧伤、愤恨、遗憾地回答，姬发快活的模样就像是初次跳出巢穴的鹰展开翅膀第一次飞翔：“商王是天下共主，朝歌是天下的中心——我想来看美丽的城，见最英武的英雄！”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